皇明書

皇明書卷之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仁宗昭皇帝帝紀

昭皇帝諱高熾文仁孝皇后元子也爲王世子時孝恭有文德靖難師起每居守而漢王高煦有勇力善騎射數從軍有功然頗與世子郤時時從軍中危世子世子不自安於是中朝臣方孝孺覘知之爲書貽世子令以燕自歸許王燕以爲間世子得書不啓封并所遣使傳詣　上軍中時奄黃儼素得過世子因與事趙王欲爲趙王地已潛使走高

煦所言狀矣事聞　上上頗疑世子問高煦煦曰殆有之世子故與皇太孫善厚　上怒變色急未有以發也而世子所遣書若使馳傳至　上覽書乃固封未啓召使者問世子云何使者曰世子言臣子無私交何敢發私書　上乃欷噓太息曰吾父子至親猶見離間況君臣之際乎已拊案流涕曰嗟乎幾殺吾子江上之戰　上以兵北欲引還會高煦來濟師　上喜撫其背曰兒努力努力吾憊矣今世子多疾即天下定吾以汝爲嗣於是高煦殊死戰而事克及　上入嗣極羣臣請立太子

上猶豫不許者久之召文武臣議文臣惟尚書金忠
與餘皆靖難時股肱親見江上時事咸屬意高煦
獨金忠以爲不可　上未有以決也召閣臣縉入
縉曰立嫡以長今世子仁孝天下所歸心宜立且
古奪嫡無不亂漢王不宜立願　陛下熟慮　上
沈默未荅縉復叩首曰好　聖孫盖指宣廟也
上凞然意決密以問黃淮尹昌隆對皆與縉同而
儲位遂定時　皇長孫方十歲天章日表英仁有
大度　上甚愛故縉一言而定　上終念漢庶人
有扈戰功又喜其英武類巳顧頗以　皇太子不

類已不悅　皇太子而二王益數數造飛語危之
皇太子中不能自明北征還以　皇太子遣迎　駕
者後至且失辭怒甚曰焉有君父出萬里外擊胡
而爲人子顧晏然不省念乎又怒以爲此導輔者
之過遣使逮義淮士奇并諸宮僚以來中途宥義
還黃淮先至下獄士奇及正字金問繼至　上曰
朕未嘗識金問何自得侍東宮下法司鞫名士
奇前問監國事士奇叩首言　皇太子實仁孝每
攝祠宗廟祭品閱必親進御物親封識乃敢　上
聞　上北征往往坐達旦不寐日中昃始食　駕

還而後即安臣侍學毋言及尊君順親忠孝天性之際太子毋耽意傾聽也諸稽違皆臣等罪罪萬死　皇太子無罪幸　上裁察下錦衣衛獄未幾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楊溥芮善王愷遂俱下詔獄而解縉以覲　上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死獄中始縉以藩參入奏事適　上北征見　皇太子而歸故也居數年　上居北京時有疾意多所諱惡而　皇太子在畱都距隔數千里小人附漢府者陰爲間譏搆百端幾危者數矣久之漢王爲不道迹頗著而禮部侍郎溁以忠謹爲　上所親倚

往蹤跡建文君特遣濙至是名密諭曰人言東宮
行多失爾至南留數日覘之具實封以來書奏字
必稍鉅書旦至旦欲觀晚至晚欲觀也於是濙奉
勑名巡江浙南直隸諸郡縣以行濙至南都日隨
朝透遞久不去楊學士士奇謂之曰公命使也行
不可以不亟濙謝曰綿衣數種未完姑待之畢卽
行矣至安慶乃具日所見東宮行事皆仁孝誠敬
者七端以上保太子無他 上覽之大悦於是以
三殿成名 皇太子及太孫以來而儲位大安至
是 上親出擊胡次羣徼岡御幄殿諭諸學士曰

今胡虜殆盡天下事大定朕老矣東宮歷涉年久
閱天下之故熟還京後當悉以軍國事付之以優
游餘年不亦可乎榮幼孜稽首呼萬歲曰東宮仁
孝天下屬心者久必稱　上付託　上大悅渙然
於二臣之言又翼日　上崩學士榮幼孜以爲六
師在外南距都尚遠乃秘不發喪括軍中錫名匠
銷爲椑成歛而固之命光祿進朝夕膳如常儀益
嚴榮及中官奉遺命先馳赴　皇太子　皇太子
聞卽遣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太孫衍忽啓曰外
有封草白事非印識恐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士

奇曰渠言是然行急製無及且奈何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往所授　殿下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
孫　皇太子大善之即手授　太孫曰此　大行
皇帝故授我者有封事封識上不久亦歸汝汝遂
留可也既謂士奇曰汝言雖權宜亦中事會昔
大行臨御久儲位未有定故浮議藉藉今吾即授
之他浮議何自興乎八月大軍至雕鶚堡　皇太
孫素服號跣以迎軍中始知有大喪壬子梓宮至
京師丁巳　皇太子即帝位　上爲太子時仁明
孝友禮賢敬輔樂讜言賜賚善徐善述手書言卿

年邁輔余爲勞今宫僚中似卿朴直苦口者實鮮面諭順意者比比有之卿無憚藥石弼予于道毋懷綱諱之慮監國時祗勤撫綏事必依道義赴召過鄒縣見民男女持筐筥盈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民對曰歲饑以爲食爲惻然下馬入民舍視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不掩體錡釜仆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至此乎顧中官賜之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撤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言諸被災郡縣奏免今年田租矣　皇

太子曰民饑且死官尚及徵租稅耶即往督郡縣勘饑民數近地約三日遠五日官發粟賑之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京即以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喪況吾赤子乎而賑之是也及　上崩立出先朝舊臣戶尚書原吉刑尚書吳中於獄復其官原吉以毋喪乞歸葬終制　上曰朕煢煢在疚卿老成人宜共濟艱難奈何舍朕去乎如卿以毋喪辭朕　父皇喪亦不當在此遣中使護其毋喪歸葬馳驛行敕有司治喪原吉不得已乃受命　上謂義原吉士奇曰汝三

人吾所倚非輕專須盡言以輔朕不逮置公孤官
諭大臣言此 皇祖制也 皇考聖明天縱無爲
事此官予冲人不無賴於師傅遂命吏部尚書義
兼少保閣學士預機務者皆進官有差尋進義少傅
士奇少保以楊榮榆木川倉卒有大功置謹身殿
學士以榮爲之進幼孜武英殿學士皆兼官僚內
閣進三孤自士奇始也謹身殿有大學士自楊榮
始也次日名義士奇榮幼孜賜銀圖書各一章曰
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事 先帝二十
餘年輔朕於青宮練達老成朕所倚毗令嗣位軍

國之務重其協心贊輔諸政事有闕若朕遺乃弼用印密疏以聞毋憚匡拂必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以無負　祖宗付托之重義等頓首受命出學士黃淮楊溥於獄以淮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溥翰林學士罷通西南夷停官買物料召尚書黃福還太兵還兵尚書陳洽往鎮交阯癸未禮尚書呂震請遵遺制釋衰服從吉下廷臣議士奇以爲不可震厲色叱然吏尚書義兼取二說覆奏云

上服素衣冠黑角帶羣臣從君服可也明旦　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士奇武臣惟

英國公輔如　上服餘皆從義奏所定朝退　上

名蹇夏及士奇前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與公等

詳定乃後聞吾時心疑其非是第不欲遽公等易

之今梓宮在殯吾何忍從吉後聞士奇有言始知

其妄士奇議是也因歎曰張輔知禮過卿乃不及

又顧義曰汝折衷亦未當然置之毋復以語人令

羣臣不自安聽自便可也尋進義少傅士奇少保

命翰林侍讀學士王直兼起居注冬十月立妃張

氏爲　皇后立　皇大孫爲　皇太子封子瞻埈

爲鄭王瞻墉越王瞻墡襄王瞻堈荊王瞻墺淮王

瞻墡滕王瞻垍梁王瞻埏衛王時登極詔下郡國民水旱缺食有司即體勘賑濟其流徙田土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別召佃中官田聽民田例起科已奏報上 上謂戶尚書原吉曰田土民所賴以衣食者也今所在州郡奏除豁荒田者衆豈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歟抑年饑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致死亡歟令吾民何以致此繼自今一切科徭務撙節毋煩苛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民者條具以聞一被災即速賑守令遣者處重罪前御史舒仲成以監國時忤旨被逮學士士奇言向小人爲媒

孽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曠蕩宥之令追理仲
戚郎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時詔衛綰不赴郎
位進用綰前史題之幸　上寛貸　上覧疏大喜
批荅言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
之君愛惜俊良以成王化此金石之言朕朝夕所
慮恐卿等有言不盡今覽奏自慰惟卿始終如一
以副朕倚毘之意賜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
千貫彰眷待之意翰林學士溥客疏言事　上批
荅言覧卿奏爲國家忠計甚合朕心望終始如一
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迓天休今賜卿彩幣二表

褒欽千貫彰酬報之意　上聞淮徐山東饑坐西閣名大學士士奇等下詔蠲民田租停官買物料學士士奇請曰　皇上恤民窮甚善然戶工部事也當名令預聞　上曰徐之救民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或中尼不行矣於是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角樓立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宜差別無濫恩　上曰恤民寧厚朕為天下主寧當與民計屑屑耶書畢即用璽遣使行已乃顧士奇曰汝可語戶工部朕悉免之矣冬十月大理寺

奏決重囚　上惻然命府部通政司六科同法司
於承天門會審諭之曰人命至重帝王以愛人爲
大德其賛朕廷鞫罔俾無辜含冤于下地傷天地
之和已復名大學士士奇榮幼孜至榻前臨諭令
同審録期審克必中　上御西角門視朝風寒甚
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凜
栗如此守邊將士晝夜立戟風雪中當如何因敕
賜縁邊將士鈔幣十一月朔　上謂侍臣曰方孝
孺輩皆忠臣宜從寛典於是勑建文諸臣族屬並
放還歸所籍田産前言事失當謫戍者宥爲民

上敕兵部言古務農講武有定期不偏廢今宜倣此意直隸各附近都司軍農收畢於京師番上團操先農事遣歸以毋廢屯種　上勑文武大臣言朕以菲德纘承天統嗣位初首詔中外求言而浹月彌旬無幾應者夫京師首善之地四方之所視法也乃人困於下而不聞弊膠於習而不知官廉貪雜處而無別兵紀律不肅而伍空仕者祿不足而冗員甚多法吏德不加而深文日甚豈非憲紀不振言路壅塞之所致歟卿等皆朕股肱心膂必有嘉猷以副朕倚重賢人君子之意時霈恩賜羣

臣誥命　上御西角門閱之謂士奇榮幼孜曰卿
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舊人輔政惟終始協心底予
于治前代人主履尊位輒自尊大惡人言雖素所
親信亦順旨取容雖其賢者一再言不聽亦退而
緘口致人主於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為戒因取
三臣誥手筆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
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勅朝廷比
年數下詔求賢而奉行者狥私或以賄賂或以親
故得實材無幾政事何由而理民何由安其自今
嚴舉主連坐之法詔天下衛所屯田卒無擅差妨

奪其農時諭吏部言昔唐大宗書刺史名于屏風
朝夕省覽有善政輒疏其下故成貞觀之治　皇
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于武英南廊今五府六部
臣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各省都布按三司
官乃藩宣大臣既未嘗識其爲人又復不諳悉其
姓名卽聞其賢否邪正乆不能盡識忘之矣夫人
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其具都布按三司官
姓名履歴揭西序朕得考察其事行留意焉禮科
給事中黃驥陳西域貫胡入貢害西人狀乞罷貢
上以其奏示禮尚書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

事卿陜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當存國體恤民窮
毋侵削根本驥所言是也於是止西域貢諮擇國
子監監生有學行者嚴試之拔歷事六科尋授給
事中從觀天臺於楚中徙韓王封平凉尚書震言
元年元日 陛下初登大寶中外文武官及海外
夷咸入覲宜作樂受賀如儀士奇榮幼孜持不可
旨下樂設而不作止百官毋賀
洪熙元年乙巳春正月加大學士士奇兵部尚書淮
少保戶部尚書幼孜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榮幼
孜辭 上曰卿等扈 皇考勤勞多況 皇考賓

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維護而還朕膳奉几筵未嘗
忘之今三俸登過其勿辭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
進翰林學士楊溥太常卿掌閣事　上手印章授
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問學欲以廣知民情
今授卿印章有建白具封識以進大祀天地于南
郊奉　太祖　太宗配詔天下郡縣有司勸農桑
課學校在内從巡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巡督毋
虛文天下嶽鎮海瀆及郡縣山川社稷壇若帝王
陵寢先聖先賢忠臣烈士諸祀典神祠有司奉祭
務虔敬毋褻其祠壇以時修毋圮禁毋得樵牧軍

民中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司務覆實具聞旌
之其鰥寡孤獨篤廢殘疾者務存恤廩養諸賢才
未任若淹下僚者務覈實舉薦文武官有奉公在
途及在任物故者所在棺歛津遣還鄉毋令失所
有父母年七十而上無侍養若任遠不能就養者
聽歸養待親終日起復就任其不得離職願移祿
於原籍奉養者聽職官年七十而上不能任者聽
致仕有司月給米二石養之終身文武官非其人
許被害者赴上司陳告若詣闕訴不許擅自綁縛
遣者治罪廣東珠池及各處金銀場陶窯仍前禁

止其諸山場園林湖池坑冶原係民籍者聽民取
不禁各處逃亡復業者諸逋負咸免復業後仍免
賦役　二年詔北京諸司各復稱行在詔朝臣歸
展省者官給鈔爲道里祭祠賔客費名解禎期爲
中書舍人禎期縉從子也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
左賛善徐善述並太子少保賜諡敕禮部歲時四
祭之濟善述以譖愬前死故也士奇曰朝廷惟宗
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祀濟等雖與有
勞然不得過社稷孔子而與宗廟等　上遽曰吾
過矣吾過矣念舊傳不忘而不覺其過令歲致祭

爲兵部尚書李慶言今民馬益蕃散衛伍操用然
且千餘羣令遠近方面朝覲官咸集請員給馬一
疋賦駒如民間稍寬民令太僕歲徵駒下廷臣議
准行士奇入力陳其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者授
方面郡守次者百執事令後之牧馬云蘇民困是
何其貴民而賤官也且馬豈官所宜牧又賤官貴
馬　上曰慶幾誤朕少選批罷矣居兩日批不下
而兵部督朝覲官領馬給士奇復奏曰日　陛下
許臣罷給馬之令令中止何也此令行天下懷才
抱德者咸望望然去矣且馬死責償將人皆破家

爲子孫憂兄所散馬僅三千頭而令朝廷負此名於天下此其失非小幸上立斷　上曰偶因事稽緩行批矣諸大臣咸退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誠忘之昨卿言未脫口李慶呂震輩以此而忿卿朕念卿孤立故不欲因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因出陝西按察使陳智章示之智疏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歲徵駒與下民等將憲綱掃地於是下令士奇頓首曰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自今令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朕獨以先朝舊臣

容之然不足與語也益長時朝廷務寬洪盡下恥言人過而部轄諸大臣如此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官及知縣舉德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文學出衆者聽擢用若濫舉及蔽賢者罰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國子監學錄王讓爲右賛善時謹讓以孝行知名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於輔德宜稱遂有是擢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 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吕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交詆之楊士奇曰謙不識大體有之然獨感 陛下超擢欲圖報惟 陛下幸寬不然進言

者將懼以譏爲戒矣　上意稍解然免譏朝叅令專坐司視事旣彌月　上名士奇曰爾言驗自免戈譏來言事者頓衰豈誠無可言殆諱不言也今自冬不雪春少雨澤陰陽愆期必有其咎命士奇就榻前草勑引過令百官言事仍命譏朝叅從[illegible]王梗於武罔　上詔恤刑曰朕承　皇祖　皇考好生之德旦夕惟念哀矜庶獄祗若不逮夫刑以禁暴戢邪務民於善期無刑也豈專誅殺哉顧吏虛飾傳致枉人於死朕甚痛之且五刑之條極於大辟身首異處已矣又重之凌遲何也自今除反

逆依律科決外若一時嫉惡法外用籍沒及凌遲等刑法司必再三覆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覆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人之爲非有父子不相爲謀者故虞周之世罰弗及嗣罪人不孥自今爲反逆依律連坐外餘毋得從坐古者歲時設諫鼓謗木以通下情往法司尚羅織爲功能言涉國事輒論以毀謗奸邪欲嫁禍良善輒飾造誣罔甚刻深自今告誹謗者勿聽治其文武諸司自今不許於法外用鞭背宮割等刑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意南京地屢震遣　皇太子詣

南都監國謁　祖陵定　太宗廟侑饗功臣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　上諭蹇尚書言御史朝廷耳
目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
達於治而操得爲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
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很藉賢人君子正直不
阿往往被其陵挫小人阿順從諛則與爲膠漆於
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省識亦爲在其爲耳目
也爾吏部自今須愼選擢以淸風紀旣又咨近臣
舉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上以武臣踈於文治命
選任方面叅政副使官於各邊叅贊軍務治章奏

督糧儲文臣協贊提督自此始時有進賦頌太平
者　上名義原吉榮士奇示之覽竟曰今朝無闕
政生民皆安信乎義等皆起賛曰　陛下即位詔
赦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繇役之苦可謂安矣惟
士奇以爲尚未曰　陛下恩誠覃被但流徙尚未
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加意休息
庶人各得所　上喟然曰吾意非爲此也朕去年
各贈卿等銀章望匡輔惟士奇五封章以進卿三
人曾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非
朕始望故以謂卿耳三人皆頓首慚謝夏四月甲

寅有星孛于紫微先是上刻天元玉曆賜輔臣諭之曰天道人事非判然二途有動於此卽應於彼朕少侍　高祖每敎以愼修敬天未嘗敢忘此書言簡理當輔臣所宜知也故以賜卿至是　上召義原吉榮士奇問之曰夜來星變卿四人嘗見否前對曰未也　上曰義等三人卽見或不能知士奇當知之士奇對曰臣愚昧亦不及知　上喟然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明日朝罷召義士奇諭曰朕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搆心之艱危吾三人實共之賴　皇考仁聖而全言已泣義士奇亦泣已

更共慰　上上曰吾即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體者因出手敕及銀印章二以賜義得蹇忠貞士奇得楊貞一義勑曰曩朕監國時卿以先朝舊臣擢啓事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實難卿以啓翊君以義殉國勞心焦思載歷艱危未嘗有咨恤之意及朕嗣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諭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篤敬不忘今賜卿蹇忠貞印一枚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不易宜加保守朕子孫亦知卿弼於艱難體國之心於

以保爾子孫與國咸休嗚呼往績惟懋永終是圖
欽哉士奇敕與同而辭少異皆拜命退五月庚辰
上不豫名義士奇淮榮至思善門命書敕名 皇太
子於南京次日疾大漸遺詔天下曰朕以非德嗣
承洪業君臨天下甫及踰年上念我 皇考太宗
皇帝山陵未遠哀摧崩迫下憫惟海內黔黎凋殘
未瘳夙夜憂勞特用遘疾奄及大漸夫死生晝夜
之常往聖同之奚足悲念長子 皇太子瞻基天
稟仁厚孝友英明先帝夙期其大器臣民咸欽其
令望可即皇帝位朕既臨御之日淺恩澤未洽於

民不忍復有所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喪制用以
日易月如令嗚呼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
喁喁咸屬南京君國子民宜從衆志中外文武羣
臣其各盡忠秉節佐輔嗣君永寧我生民欽哉翌
日　上崩于欽安宮六月辛丑　皇太子至自南
京庚戌即　皇帝位上　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
體道推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
仁宗九月葬獻陵
稗史臣曰天人臣主之際顧不甚難也哉方　獻
陵監國時居恫畜恭基命於疢疾默闇矣已受大

統撫民畏相載訏謨於宗社靈長乃中殂弗竟也
嗟夫夫天之未易諶如此夫李獻吉傷之日謂
聆皇帝指星變泣諭廷臣語而所謂天者益驗矣

皇明書卷之四終

皇明書卷之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宣宗章皇帝帝紀

宣宗章皇帝孝誠皇后子也諱瞻基 上生而神明文皇帝鍾愛之嘗幸東苑觀擊毬射柳文武羣臣畢從聽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得縱觀 太孫所擊射連發皆中 上大喜呼曰今華夷畢集吾命若對曰萬方玉帛風雲會 太孫即叩頭前應聲曰一統山河日月明 上大喜賜羣臣宴盡歡而罷文皇帝命文武大臣輔導賜敕曰朕長孫天章日表

玉質龍姿孝友英明寛仁大度年未一紀體具志
寧動必中規言能合道好學之篤夙夜孜孜日誦
萬言必領要義朕試之以事輒裁處得中斯實上
天錫慶篤生異質以福天下實宗社無疆之幸卿
等其悉心輔導期于咸德
洪熈元年秋七月卽位赦天下立妃胡氏爲皇
后孫氏爲貴妃閏七月脩　仁宗昭皇帝實錄定
會試分南北卷取士冬十月丙寅朔日食遣陽武
侯薛祿巡宣大開平平江伯瑄鎭淮安督漕運十二
月南京地震

宣德元年丙午春正月勑訓百官勑儒臣脩歷代臣鑒外戚事鑒大學士金幼孜以憂去詔起復位夏四月遣成山侯王通帥師征交阯罷浙江官市局秋七月北京地震八月漢王高煦反辛未上親征列侯諸將帥五軍以從命襄王鄭王居守辛巳上至樂安壬午擒高煦以歸乙酉班師冬十月始遣御史分道出清軍時軍黠者多匿籍誣良民故也十一月通擊交阯敗績尚書陳洽死之十二月遣安遠侯柳升總兵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討交阯申敕順天府休養篤癈殘疾饑寒者

宣德二年丁未春二月賜輔臣義原吉士奇榮鈒金
銀圖書勉同心同德三月改轉運爲支運夏四月
晉王濟熿有罪廢爲庶人安置鳳陽秋八月大學
士黃淮致仕冬十月升安師交南通棄師還南寧
許黎利和於是黎利遣人稱前安南陳氏裔孫暠
表乞立陳氏後　上以自永樂中郡縣交南來不
數歲輒反師罷財費無已用學士榮士奇言册暠爲
安南國王罷交阯三師敕諸將班師　皇長子生
孫貴妃出也大赦十二月　皇后胡氏表讓位賜
號靜慈僊師立孫貴妃爲　皇后是年勑簡用罷

黜贓官

宣德三年戊申春二月立　皇長子祁鎮為皇太子封后父孫忠為會昌伯三月　上首勅法司言朕惟聖人制刑法以弼治化則天道恊人心而天下竝福否則感傷天和災沴出焉朕承大統期與天下同躋仁壽而無辜罹天有罪倖免朕甚惻之今法吏或玩愒歲月囚繫瘐死恬不加意或不察情僞輕徇請託苟具訊報或播弄刀筆輕肆捶楚鍛煉刻深甚且貪圖賄賂顛倒是非誣良縱奸獨何心哉朕甚悼之朕惟重用刑是簡賢良以諧厥職

爾惟以矜愛爲本輔之廉勤期于于治不惟國家有賴爾亦永保祿位福貽子孫欽哉已敕吏部言朕嗣大曆服率由典章思招徠俊乂以康兆民亦惟爾吏部是賴天官卿實掌之往諸司官有定員令事不加多而額外添注倖位苟祿具審華之往吏員出身選用嚴慎受官者少今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一槩收用貪鄙塞路廉能幾何其審覈之朕數詔求賢期得實才與之共理而各司徇私假公濟欲其審覈之百官考績最者陞擢而苟積日月例得超用大小天職量才授任而權貴請託畢受

美職其審覈之嗚呼庶官良民受其福乃罔不治庶官不良民受其殃乃罔不亂爾尚率乃屬輔予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諭戶部敕曰朕惟國以民爲本以財爲用地官卿實掌之夫農桑民衣食之所出也種藝以時則地無遺利遊食有禁則務本者多比者野不加闢民或流亡休養生息之方爾必明之財賦國用之所從出也出入有節則財不匱調度有方則民不殘比者遠近困於征輸而京師內匱無數年之蓄發斂轉移之方爾必計之倉廩國儲爲奸人所盜竊動數萬計當若何

關防欽法國憲爲商販所沮或通或塞當若何斂散爾必審之書曰政在養民爾當謹率乃屬以倡民牧弼予于治庶幾明良相成之美欽哉勅工曹言朕惟工部掌天下百工山澤之政令度民令順天時長地財以成國家之務者也生人之情惡勞好逸過用其力則人不堪命爾惟以身體人用人之力如已力斯民不病焉國家用度皆出于民過用於上必過取於下爾惟以身體國用人之財如已出斯財不竭焉古役民於農隙當用之以時古山林川澤有厲禁當取之有制今天下工匠數倍

於祖宗之時而遊上曰多當思撫愛屯田水利之
政國有成法比多廢弛當思興舉夫侈用傷財者
掊克之端厲民徇欲者斂怨之府諸有興作當審
度緩急而爲之以息民力以紓國用輔予于治康
幾明良相成之美懋哉時 天子勵精於治周知
天下之故又甚閑於文故百司皆賜勑諭製箴賛
孜孜焉是月命英國公輔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
奇榮及翰林官從遊西苑萬壽山浮太液池諭之
曰今天下無事政務多暇命卿等至此一開豁心
目庶幾古人君臣同遊之義復網魚射兎賜宴盡

歉而散山西饑民流有司軍衛散遣人捕逐詔遣侍郎流民所至撫綏之發倉廩賑給聽就便居止敢捕逐者論罪夏四月成安侯通中官馬騏等以罪詔下獄藉其家褒贈安南諸死事文武臣秋七月左都御史劉觀有罪罷以通政使顧佐為左都御史擢福建按察使邵紀為南京副都御史時上諭閣學士曰京師乃本源地此澄清所先今放濁滿朝當奈何士奇對曰貪風自永樂季年而來有之特於今尤甚耳　上問故士奇對曰永樂十五六年後　太宗疾多內不出故從官放濫無忌

顧賄賂公行　先皇帝知之每欲澄清　上問是
時貪黷甚榮對曰方賓問今日貪黷最甚者對曰
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警肅百僚憲長貪則
不肖御史效之御史貪則不肖有司皆效之此放
濁所始也　上拊髀歎息曰嗚呼除惡務本因問
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事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
佐嚴公有威其人也是嘗任按察使及御史有風
釆可任榮曰為京尹能令令必行　上曰顧佐乃
能如是居數日出觀巡閱河道又數日陟佐已勑
曰都察院　朝廷耳目國家紀綱得人則庶政清

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京師
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糾顧與和同朕圖經
何賴焉爾剛直廉正簡在朕心其竭誠盡力毋憚
夙夜毋避權要毋枉良善而縱姦宄其各道御史
有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
耻若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
一體行其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以充欽哉於是考
察御史不肖者嚴皚等二十餘人貪淫不法者謫
遼左諸衛充吏不諳政體者降官老疾免而覩子
輒以脇制諸道騁私滅公逮下獄論死宥謫戍邊

觀罷官隨往憲臺蕭清已賂潛入都刺事欲害佐誅西市其後有奸吏奏佐受隸金遣歸者士奇爲質言其非是　上怒曰朕方擇用正人小人輒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曰是末事不足干　聖怒獨請付佐自治即恩法兩行矣　上曰善下佐治佐名吏以所訴狀授之曰吾治汝是不欲令吾過得上聞也竟貸之　上聞之喜曰佐可謂得體也會又有告佐淹繫囚久不理者　上以謂士奇士奇曰此必死囚教之欲中傷佐命三法司會鞫得實累千戶清殺無罪家三人欲去佐冀脫死也　上

日不誅清安能行法命磔清西市蓋是時　上信
左右大臣致行法如此八月　上大狩行遣英國
公輔陽武侯祿以師從尚書義原吉大學士士奇
榮等各以其職從勑重臣居守丁未　車駕發京
師度潞河蹕虹橋諭諸將言朕深居九重豈不自
樂朝夕念保民艱故行廵邊今邊河所經皆水潦
秋田無獲民艱如何諸將士有秋毫擾居民者殺
無赦命錦衣衛廵察之九月庚戌朔次薊州　上
覽觀薊山川見郊原平遠田疇有遺穗喜甚太息
曰使四方皆若此吾無憂矣蹕薊州西五里官吏

民耆老來朝　上名薊州守臣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謡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耆老前諭之曰今歳郡幸豐稔無他虞善訓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温飽而自棄衆稽謝退辛卯蹕石門會兀良哈犯塞　上馳赴盡俘之而還九日宴大臣及將士于會州以孟冬廟饗近旋師或言諸將未畢至幸少竢廟享勑親王代行可也　上曰事祖宗與待將士孰重孔子言吾不與祭如不祭何謂代也留大軍二萬俟未至者遂班師庚午蹕三

河癸酉還京師謁告　太廟朝　皇太后置酒上
壽冬勑尚書義原吉輟部院務入侍　賜勑曰卿
歷事　祖宗積效忠讜曁朕嗣統尤資贊輔念夙
夜不忘今卿春秋高典劇司非宜師保以寅亮爲
職不煩庶政可輟部院務旦夕朕左右論道啓沃
共寧邦家職名俸給如舊卿其專精神一思慮益
弘嘉猷用副朕眷倚老成之意欽哉勑吏部尚書
郭璡曰朕以用人之柄付卿卿宜爲朕擇才夫人
才在天下至廣遠難周知必勤咨訪有得輒祿庶
官不乏才呂蒙正夾袋虞允文館材錄此司銓者

大法也璉頓首受命十一月城獨石遂棄開平

宣德四年己酉春正月兩京地震夏四月工部尚書吳中奏山西圓果寺爲國祝釐塔廟壞請修　上曰卿欲藉此爲朕求福乎朕以安民爲福其罷止毋勞民五月初設鈔關剏部院非　朝廷軍國重事毋得差官肆出於州縣科率併擾其差官假公營私貪虐害民者巡按御史按察司舉劾以聞勑天下藩臬官言朕荷天命嗣承洪業孜孜夙夜惟保民爲務比者田里小民爲官吏及勢豪侵損凌虐不能自存訴於郡縣郡縣又不能直淹禁歲月

寃抑斃死以致赴闕徑訴殞身不恤詞訟之繁故由於此夫理訟之道必得其情枉者直之犯者罪之以戢横暴而安良善者也今無理者肆虐被害者歸怨即方岳風憲將焉用乎今巳令都察院榜諭罪越訴者爾等宜去惡衛善鋤强扶弱毋忽秋七月敕戸部上戸口登耗之數　上坐齋宫名學士溥諭之曰朕毎念創業難思欲守成夙夜惓惓今百姓小安然或亂禍所伏邇羣臣喜進諛朕甚厭之卿宜勉輔朕溥頓首臣不敢忘報稱　上曰卿時諂朕闕失即報朕多矣時　上數幸文淵閣

謂輔臣曰朕聞古願治之主崇儒求治卿等職事
秘閣朕特至此庶幾有聞願毋惜陳論也因製詩
一章賜焉冬十月調閣學士張瑛南禮部尚書陳
山教內豎解內閣任先是二人以青宮恩擢閣學
士贊機務皆不厭人望　上諗知之一日御左順
門見山入問士奇曰卿謂山何士奇對曰君父問
臣不敢不盡誠對山雖事　陛下久然寡學術多
慾昧大體非君子也　上曰然前處趙王事幾爲
所誤近聞於諸司日有干請內閣政本豈可令斯
人溷之遂併瑛俱罷敕內外諸司曰　朝廷建置

三司及軍衛府州縣官有正有佐正者總綱佐者分理庶紀綱不紊而事畢舉近年欽差內外官輒違制擅委三司及差軍衛府州縣正官掌印官以致吏肆其奸民受其弊官府政務十廢八九其禁之使有司得安其職業焉五府六部都察院務在外司府州縣催辦事務者悉聽本衙門自行分官辦當在京諸司亦不許輒差正官遠者處以重罪

上大閱近郊尋還京命列侯諸將巡宣府邊十二月朔 上以霜寒命光祿卿賜早朝官羊酒謂侍臣曰 皇祖考臨朝旦常賜食必謹識毋忘蓋體臣

工如此

宣德五年庚戌春正月少保戸部尚書夏原吉卒贈

大師謚忠靖二月己未　上侍　皇太后謁長陵

獻陵己酉還京　上以學士士奇先朝舊德尤倚

重而加意於窮民御南齋宮召士奇諭曰今春時

和欲下寛恤令吾未能悉知卿具以告顧内侍授

筆牘已而曰免災傷稅其首矣聞民間芻藁生駒

所司追償民苦甚豈有之乎頓首對曰有之　上

曰民生甚艱難令部官坐視不言何也對曰各部

惟知督責民供公家而不顧其難故民瘼不聞不

知民心固不可使一日離也今當寬恤者非止此
上曰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薪芻及採辦物今責
償若當寬各處沒官田起科不一而額重民患之
蘇州尤甚郡縣以聞而戶部不爲除豁逆旨者日
衆當減又部符下郡縣採辦諸物不問生產與否
非出產而緊徵民轉買費倍蓰什伯不啻當止賦
出產鄉年來刑獄寃濫感召旱傷請敕法司敦用
平典求情實毋枉民四方工匠盡戶徵詣京役於
公不一而私役者衆致咨怨盈路請嚴禁放其繇
丁上喟然曰朝廷任六卿以政但苛責下民而

弊滋忝厚祿矣卿所陳益國利民其即草勑行於
是敕六部都察院曰朕恭承　天命嗣　祖宗洪
業夙夜孜孜保民圖治每食思下人之饑每衣思
下人之寒未嘗忘之今春已和頒寛恤令其速行
無怠爾六卿大臣爲德爲民如政令未當思慮未
周當審思列奏勑考察軍職改江南民運爲兊運
夏四月加楊榮少傅遣尚書黄福總理淮北河南
山東屯田敕遇　祖宗忌日免百官朝叅爲著令
五月勑受誥勑官犯贓罪雖經赦悉追奪　上御
左順門謂侍臣曰郡守縣令國家所寄以安民者

也賢不肖混則中才之士無激勸而忘反吏部以進退百官爲職乃未聞有甄別何也其降勅申諭於是命推部郎中員外郎及御史長史等官六員爲部侍郎出巡撫四方於是于謙以御史擢巡山西河南周忱以長史擢巡南直隷各省專設巡撫自此始已大臣奏蘇州等九大郡號劇繁難治擢郎中況鍾爲蘇州府知府御史何文淵爲溫州府知府郎中莫愚爲常州府知府員外陳本深爲吉安府知府璽書言朕孜孜夙夜保民圖治而田里之民鮮安其生則守令匪人恣肆貪刻或闒冗懦

儒坐視民患爲蒙蔽也將下情何自上通上澤何由而下施乎今特簡爾等付之列郡夫方千里之民皆爾繫命宜體朕心以保養爲務察其休戚均其徭役興利除害同其好惡使衣食有資禮義有教其毋玩毋愒毋事苟簡毋爲權勢所脅毋爲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員有違法害民者聽具實奏聞所屬僚吏有作弊害人者亦聽提問爾等宜奉職循理終始不違以無負朕委任之意命乘傳行後鍾等皆爲名臣秋七月勅吏部天下府州縣官有賢能清正忠君愛民政治卓異者具奏其貪酷壞

法民所怨苦逮赴京罪之八月巳巳朔日食雨不見禮官以為雨不食同請賀　上曰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陰雨不見豈朕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陰雨所蔽有限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之者而云不食吾誰欺方圖修省以答天意止勿賀冬十月戊寅上廵居庸關獵岔道壬辰還京丙申夜蓬星見于九斿光曜有芒羣臣表賀十二月浙江築捍海堤是歲安南黎利篡陳暠而自立

宣德六年辛未春令北直隸民墾荒田毋起科夏四月有星孛于東井詔黎利署安南國事秋九月熒惑犯南斗冬十月丙午 帝巡近郊庚戌還京十二月大學士金幼孜卒

宣德七年壬申春正月朔日食免朝賀勑修省二月上御文華殿召閣學士士奇諭之曰前南齋宮論寬恤事宜令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當恤者乎對曰有之五年減官田租一事戶部令尚閣不行民含冤未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 上曰今再令下此其首矣仍重阻格之法必

罪無赦已復問令當寬恤者云何士奇以處逃民寬漁戶課黜貪暴廣賢路數事爲對且請曰臣愚見聞不廣願更召一人同畫令庶可推廣聖澤
上曰不可聞者多卽勑未下事先騰播中外矣獨胡濙審汝可與定議以來於是士奇退與濙擬數十事錄進悉允行　敕曰朕以非德承天承　祖宗之基命夙夜拳拳夫國君之道保民爲先陽春時和萬物萌生而吾軍民有未得其所者念何以仰荅天與　祖宗之意爾羣臣其體朕志敷懷保之政夫布政按察司及府州縣官得人則政理民

安非人則害而循資陞授將賢不肖混淆吏部移
三品以上官保舉必得廉公端厚識治體能爲國
爲民者以充其各處有文學才行出衆之士二司
及有司具以名聞後有贓私罪坐舉者其積年軍
民逃山谷嘯聚者皆朝廷赤子以所司不能存撫
又害之故也家業飄蕩棲棲無歸甚可矜憐所在
官悉招撫令復業其不願歸本鄉者聽所在入籍
爲民給荒田業之有司厚加撫恤以副朕矜恤民
窮之意諸條敕遵行如章又勑吏部言朕負荷洪
業思得賢才以圖治理念寢食弗忘間者敕朝臣三

品以上各薦所知示以猗蘭招隱之作庶幾在廷
喻於朕志乃曠日積月所舉未聞豈無遺賢之可
舉歟何怠忽不稱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況天下之廣民生之衆乎吏部申諭三品以上衆
推有才行文學者畢以聞遣侍郎羅汝敬行陝西
督屯餉河渠夏四月募商輸粟塞下秋七月製翰林
院銘賜廷臣御製豳風圖織婦詞冬十二月修
祖陵孝陵是歲南夷西番各遣使入貢
宣德八年癸丑春正月勑諭朝覲官二月賜文武臺
臣及侍從遊西苑宴萬歲山時天下寧謐時和歲

豐軍民樂業頻歲元夕賜節假聽燈宴爲樂勑毋
從于度焉夏四月南畿河南山東山西旱 上詔
寬恤復勑府部院言朕嗣大位以來夙夜孜孜一
意安養屢下矜恤之令蠲逋負寬刑獄選用牧守
賑無告庶幾於治比者南北直隸河南山東西並
奏春夏不雨麥苗焦槁覆種不播老稚嗷嗷困於
饑饉流亡散徙朕甚憂之夫災祥之興皆由人致
朕甚自悼巳詔中外寬恤爾等廷臣咸受重托休
戚宜同詔條所列恪行之必誠必信毋或違慢書
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欽哉五月四川盜起副都

御史賈諒討平之六月敕法司釋繫囚秋七月初置武驤騰驤四衛八月熒惑犯南斗詔法司分遣官詣各道慮囚閏八月彗出天倉冬十月詔府州縣學生員年四十以上者選送國子監言者以學官弟子員多衰老不得用故也冬十月詔考選臨御來三科進士拔其尤進學文淵閣選知縣教官進士歷事六科修南京宮殿定濟農倉法

宣德九年甲寅春正月宴公卿于史館二月妖僧李皋謀反伏誅敕諸將嚴守邊夏六月震大祀壇門秋七月進大學士楊溥禮部尚書九月癸未上

巡邊乙酉度居庸關辛卯駐宣府己亥大獵冬十
月丙午　上還京山東霍州學士曹端卒始遣御
史巡倉勑寬恤南直隸被災州縣
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癸酉朔　上不豫甲戌　上
崩於乾清宮年三十七壬午　皇太子即皇帝位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
昭武寬仁純孝　章皇帝廟號宣宗六月葬景陵
上英明天授而寬恕節約自天性　二祖時頗以嚴
治繩羣下　上勵精圖治而一於在宥遇臣下以
禮而　二祖憲章繩守之不敢變有言當改易從

宜者輒斥之尊大臣赦小過恤民隱加意於元元六科嘗駁出諸省司奏牘有洗補錯謬者屬不敬當逮問　上曰此治文書者罪耳官倉猝失檢何罪俱勿問松江知府黃子威以親喪去官松江民千餘人詣巡撫卿槩言子威治行願復任槩以聞
上謂尚書義曰朕聞松江劇難治而子威得民心如此才其從之又顧謂義曰有才者須德爲之本卿等亦嘗聞其德行何若乎義等對曰其才槩聞之德行臣等不盡知也思州府通判楊凱考九載績當遷民詣　闕言凱廉介豈弟乞復留　上曰貴

州至都下遠甚民跋涉艮苦乃爲凱乞留必凱撫字之有道也命吏部陞五品俸聽還任山東曹縣令范希正械奸吏送法司吏誣以他事被逮曹縣民八百人詣　闕言希正寬平正大繩吏卒愛民異時吏不及也今誣逮邑民無老少畢流涕幸上覽假會吏侍郎廓過曹縣民遮道訴廓以聞　命復職刑部言希正徑解吏非制當坐違制　上曰希正得民如此君子也其逮吏欲急去小人耳君子不當論其小過其宥之漢府教授曹彥昌以丁憂去官高煦敗服闋不起部移文促乃至部奏彥

昌任久雖先事去而服闋不詣不無與同謀當鞫之　上曰漢同事諸僚尚有釋者矧先事去乎坐服闋稽留降等用當午朝退以天暑語侍臣念農事之勞也曰朕八九歲讀書　皇考親書唐聶夷中鋤禾日當午之詩授之問曰頗解否對曰解詩蓋言農事大艱難也　皇考笑而頷之自是朕每觸此未嘗不念及農夫也銘於心不忘今宮車不復還矣已淚下如注交阯之役命侍郎素行湖廣督軍饟已謂原吉曰朕昨思湖南去歲旱民食艱征南餉廣東西近地軍興不乏其止素毋行新安縣

知縣陶鎔言邑在山谷本瘠土薄收今歲餘民艱食採拾不自給獨函驛頗有餘儲糧欲申明待報而民命旦夕輒先發給之需秋成還官請伏專擅之罪　上曰眞民牧也命勿問懷柔縣知縣邵原亨言縣山場舊禁樵採官薪炭難措今自黃花鎮東至紅螺山距天壽山已遠乞弛禁便民　上曰便民朕所不吝然採之無節將易竭宜令以時伐禁毋傷其本根工部尚書中奏御用朱紅戧金龍鳳器物料不備請收買　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繡史稱其恭儉愛民朕慕之朕所用服飾器用

務從朴物料就庫藏裁取給而已毋收買煩民司
苑局言上供蔬菜當用籚稭三千束蘆蓆蒲五千
束麻千斤請下順天府取給　上曰内用蔬幾何
而取於民如此裁取三之一以共已太息曰大禹菲
衣惡食惟恐奉養之過何可以園蔬故重費民也
戸部以御馬監飼象馬牛羊草光祿寺飼牲草派
直隷山東西陜西諸州府令於地畝穀草内雜輸
上曰古納總納銍皆量地遠近慮勞民柰何派遠府
州爲煩費乎必不得已當務減省勤民
稗史臣曰當

仁宗　章皇帝時天下新脫於鋒鏑湯火願休息而
二聖禮賢親輔撫民恤下與寧謐於養恬斯國脉宜
單厚哉又尊宋哲為天下極故異時流亡復業行
丐餘糧猷赿盈廩庚士尊經尚行無華言吏務長
厚黎庶滋殖